

郝琳：让设计推动文明

文 / 田姬熔



儒雅，温和，文质彬彬，初见郝琳，很难让我们联想到他建筑师的职业。

而深入了解后，便不难发现，郝琳身上文人雅士的气质蕴含着 he 对于建筑的自我理解。

“虽然是身在理工科的院校里，我一直认为，我是学文科的，建筑学是一门人文学科。”也正是这种理解，让郝琳将建筑师这份在人们传统观念中有些高高在上的职业，做得充满了人文情怀与社会关怀。

清华，梦开始的地方

从小，在热爱建筑却没能实现理想的父亲的熏陶下，耳濡目染中郝琳对于建筑学有着一种特别的热爱。这种热爱让他在高考那年，放弃了保送清华电子系的机会，毅然决然地参加高考，一心想进入梦想的专业学习。1990年，他以优异的成绩如愿以偿地进入了清华大学建筑系。从此，他便走上了一条与建筑设计难分难舍的道路。

对于清华五年的学习，二十多年后的郝琳回忆起来，仍是历历在目。清华大学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、英国剑桥大学，郝琳分别在这中美英的三所顶级名校中完成了本科、硕士和博士的学习。但提起清华，他仍旧是激动不已。

“清华的建筑教育，为每一个学生提供了非常扎实的基本功。”提起当年的本科学习，郝琳结合自己在国外求学的感受说。而这样的扎实，是来源于学校对每个学生在绘图、构造技巧及历史知识方面的大量训练。

“同时，这也与清华教授严谨的治学态度有着很大的关系。”郝琳想了想说，“在清华学习中，我非常幸运地接触到了很多良师，

他们是真心愿意做教育工作的老师。”

这些老师，对于如今在香港中文大学兼任客座教授的郝琳，在教学理念与方法上，也有着很深的影响。

“我在讲课中会自然而然地受到清华老师的影响，我常回想当年自己做学生的时候，清华的老师是怎样将知识一点一滴地传授给我们的。”

“更深层次的，在清华，老师们让我们明白了建筑是应该为社会做贡献的，设计为人服务的建筑。比起更注重个人的才华和个性的国外教育，清华则更注重集体的力量和团队，重视培养我们作为集体中的一员应该如何发挥作用。”

一向因为学科专业性的原因，清华建筑系的作息在园子里显得十分独特。郝琳说起那段有趣的学生生活，至今仍十分怀念。

入学第一天的夜晚，就让郝琳认识到了大学与高中的不同。向来生活作息规律的他，那天晚上，在楼里播放罗大佑《恋曲 1990》的歌声中，直至十二点也无法入睡。“那时，我是真的感觉到了大学和以往中学生活的不同。”郝琳笑着说，“也是清华建筑系的生活塑造了我们的个性，让我们变得更加开朗、合群和热爱生活。”

“熄灯后楼道里的夜聊，是我另一个重要的课堂。”每晚熄灯后，

建筑系的男生们会聚集在楼道里高谈阔论。同学们在黯淡的楼道里经常谈论建筑，那些名建筑师，名建筑作品，大家的设计作业，天南海北。泡面的味道也弥散在整个楼道里。那些日子现在想想，真的会很怀念。”郝琳的脸上难掩留恋之情。

在清华的郝琳，面对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，他更喜欢的是全身心地投入学习中去。“那时真的是很辛苦，当然也会有很大的压力。”郝琳坦言，总会看到同学和学长们的好设计，身处竞争激烈的清华建筑系，自然会有压力。“这个行业其实是很需要天分的。我不属于有天分的人，是那种勤奋的人。我可能是因为机会比较好，不断地碰到好的机会、好的老师、好的朋友。这些老师都会是人生比较重要关键的时刻，指引你下一步该怎么走好。”郝琳谦虚地说。“我和同宿舍的好朋友吴刚，正在一同发展一本很不错的杂志，叫《生态城市与绿色建筑》。这就是清华精神，大家这么多年后，还可以聚集到一起，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。好的老师，就像吴良镛，我至今仍记得大学时去参加一个学术活动。在飞机上，吴良镛教授特别把我叫到他旁边坐下，与我一起谈论乡村建设和传统转化的问题。这就是清华，老师与学生之间，常常不分高低长幼地交流。”

明确的方向，坚定的梦想

在清华的学习后，郝琳有了想要去国外开拓眼界的想法。于是，他便申请了美国的一批好学校，包括哈佛、耶鲁、MIT、伯克利等。他最终选择了在可持续发展方向有着优势、思维也特别活跃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。

“这段学习让我在建筑上不再迷惑，我想清楚了什么是真正的建筑。真正的建筑应该是为人服务，为环境服务。伯克利有这样的传统，连同在清华的学习，让我更加深入地体会到，建筑必须是立足于人，关心社会的发展，必须有其社会意义。”郝琳这样评价那段在美国的学习与工作。

在美国工作时，他经常到美国各地参访优秀的建筑。这段时间让他对建筑有了非常深入的体验，加深了对书本上学到知识的理解。

“后来我发现美国不太满足自己的要求。在可持续发展都市和建筑方面，比起欧洲，美国还是有些落后。”郝琳说。所以在学习一年，工作两年后，郝琳便申请了剑桥大学，进入剑桥攻读博士学位，专心研究和实践可持续都市和建筑。剑桥和伦敦五年的学习和工作后，他回到了香港执业。

工作至今，郝琳更多地开始了对于建筑的社会性思考。

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，毕马威和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找到了郝琳，希望在四川支援当地的灾

后重建。郝琳并不希望建一所传统意义上的学校，而是期待能在建筑中加入更多的社区理念，建造一处更环保、更可持续的社区中心。

“这次实践，让我意识到慈善的工作可以通过设计而变得更加有影响力，通过建筑师，可以把慈善的事业变成一个大众平台，来整合不同的人和想法。我觉得，面对慈善，设计师也可以作很多良善的贡献。”现在，郝琳也正与太古地产合作，在四川设计建造第二个慈善乡村社区中心。

同时，郝琳也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，组织了乡村营建社，希望能通过各界的知识和智慧，来支持中国的乡村社区营造，对中国的乡村进行更多的设计整合，通过创新思维来带动社区发展。

当我想要以社会责任去定义郝琳对于慈善工作的热爱时，他则说，“这也不完全是一种社会责任，也是一种回馈。社会、清华教育了我们，之前在清华，老师也告诉我们学习建筑，是要为社会作贡献。作贡献最好的方法，我觉得就是拿出自己的手艺，去投身社会，设计良善的大众空间，兼顾那些比较弱势的群体，能够让设计推动文明，改善生活环境。”郝琳在日常的设计中，会主动地融入慈善工作。“与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合作，其实也拓展了自己的眼界，因为我们通过这个项目，找到了最好地融合在乡村和

弱势群体中的方法。”从小就生活在城市的郝琳，坦诚自己对于乡村还不甚了解，也正是通过这些事情，让他理解到了很多不曾接触的东西。

“毕马威社区中心现在已经变成了大家的公共‘客厅’，大家都愿意在下了班、放了学或田间耕作之后来这里聚集。我觉得这种建筑的包容性对于乡村生活是很重要的因素。大家因为开放性的设计聚集起来，做他们喜欢做的事。这样的建筑本质是聚集人心，通过这个建筑，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。看到这些，我会觉得，这不但是回馈社会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也是社会对于我们这些建筑师的再教育。”郝琳感慨地说，“其实，迈出清华，社会才是更大的课堂。”

追梦，不曾停止

如今已经从业十几年，郝琳在建筑界也有了一片自己的天地，担当着两家国际建筑事务所的负责人，是成都远洋太古里、隐舍、毕马威安康社区中心等国际获奖作品的设计总监。但被问起是否实现了自己的梦想，郝琳却摇了摇头。

“我的梦想，以前是希望设计一栋自宅吧。现今，是希望设计理想的永续社区，也就是一个大众的家，让人们能够快乐地在其中生产、生活、劳作。而现在，这个理想还有距离。”

“设计理想的家园是我执业的根本，设计是可以改变世界的。”

郝琳这样解释着自己对于建筑的理解，“设计必须要让人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，我喜欢让大家在社区里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让他们喜欢做的事情变得更有价值。我的日常实践和组织乡村营建社这类的工作，就是奔着这个目标去的。”

在郝琳眼里，尽自己的力量能够去改造社区，整合社区，让社区再生，让在社区中的人意识到自己的价值，让他们的生活在自给自足的过程中得到可持续发展，便是自己价值的实现。

“我希望通过我的设计，来回答一个问题，就是什么样才是中国人理想的生活状态。中国人怎样才能自己把握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。”这一点，对于当下高速发展的中国，对于生活节奏急剧加快的每一个中国人，对于常常迷失于忙乱之中的每个人来说，都是非常重要的。

“这个时代真正需要设计的，恐怕不是什么雄伟的地标吧。我常想，设计，深入社会和日常的话，可以让大众的生活更美好吧。”郝琳认真地说。

胡岱松：心怀理想，自强不息

文 / 刘晓松



“其实比我优秀的学长有很多，怎么会找到我呢？我其实算不上是优秀校友啦，就大概跟你分享一下这些年来的经历吧。”

接起电话之后，电话那头已年过不惑的胡岱松用非常平和亲切的声音说到。

工作·二十载风雨兼程

1995年毕业的胡岱松，大学期间学习的是水利工程专业，毕业后就进入了水利系统工作。谈起毕业二十年来的工作经历，胡岱松说：“其实很多时候工作的变动是很大的，我毕业到现在工作调整了好几次，工作地点从湖北宜昌到北京，再到现在的成都。因为三峡工程建成后再向上游发展，在长江上游又有几个巨型的水电站在建，因此我的工作范围就在四川省内了。从最初的职能性工作到现在从事水库移民这种社会性工作，虽然转变比较大，不过怎么说都还是在水利系统里，算是跟大学时候的专业有关系吧。”

刚毕业，胡岱松最初从事的是职能性工作，专业性很强，参与包括大坝、水电站之类的工程建设管理。在从事近十多年的专业工作后，工作调动使他开始从事一些比较综合性的工作。2011年金沙江溪洛渡、向家坝电站工程正如火如荼进行中，由于大坝修建导致水位升高，当地的很多村落城镇都要整体移民，胡岱松正是从那时起去做了水库移民的安置工作。从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岗位，忽然开始做一份每天都要跟